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研究

孔又专 吴丹妮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9CZJ010)”成果
“985工程”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成果
“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学术带头后备人才项目成果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 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研究

孔又专 吴丹妮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研究/孔又专, 吴丹妮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648-2047-3

I. ①汶… II. ①孔… ②吴… III. ①羌族—地震灾害—灾区—重建—研究—汶川县②羌族—宗教文化—研究—汶川县 IV. ①D632.5②B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8518 号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研究

孔又专 吴丹妮 著

◇策划编辑: 黄道见

◇责任编辑: 孙雪姣

◇责任校对: 张晓芳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7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8-2047-3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羌族宗教文化的渊源遗存	(006)
第一节 羌族宗教文化与道教的文化渊源	(009)
第二节 羌族宗教文化与苯教、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	(016)
第三节 羌族宗教文化及其遗存	(019)
第二章 羌族宗教文化传承特点	(068)
第一节 万物有灵是羌族宗教文化的基调	(069)
第二节 释比文化是羌族宗教文化的核心	(073)
第三节 白石信仰是羌族宗教文化的表征形式	(077)
第四节 神林崇拜是羌族宗教文化的超越途径	(080)
第三章 羌族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	(085)
第一节 羌族宗教文化的认知功能	(086)
第二节 羌族宗教文化的规范功能	(089)
第三节 羌族宗教文化的整合功能	(092)
第四节 羌族宗教文化的调控功能	(095)
第四章 羌族宗教文化的社会适应问题	(098)
第一节 羌族宗教文化契合“敬天法祖”宗法宗教文化	(099)

第二节 羌族宗教文化影响羌区道德养成及社会治理	(102)
第三节 羌族宗教文化制约羌民族风貌革新	(105)
第五章 地震对羌族宗教文化传承的影响	(110)
第一节 地震改变羌区文化生态环境	(111)
第二节 地震移民加剧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难度	(113)
第三节 地震毁坏羌族宗教文化遗产	(116)
第六章 羌族宗教文化传承的途径探索	(119)
第一节 修复羌族宗教文化的生态环境	(120)
第二节 震后羌族宗教文化遗存空间的营造	(122)
第三节 羌族宗教文化的挖掘、整理、开发和传承	(127)
参考文献	(140)
后记	(171)

绪 论

更有价值的是人们所共同拥有的事实：共同去体验漫漫往昔、荣耀遗产、苦难悲伤，同时，也去分享同甘共苦的经历，并一起展望美好未来。

——厄内斯特·勒南

“地震慢慢成为记忆，家园终将重建，而经历这次灾难的生命也将变得更加丰富。”这是2008年6月12日，本人写在祭奠汶川地震一月记中的一句话。如今，在拙著付梓时，“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六年，灾区那些经历了地震的生命现在是否被丰富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在这六年中，当自己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如大多数普通人一样认真劳作、默默追求及安心生活的时候，地震之前，岷江河谷、雪山台地之间那些曾经熟悉的一切——安详的村寨、冷峻的羌碉、悠扬的笛声，已逐渐远逝而最终变成模糊的印象。

此刻，回忆，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对于回忆，一般而言，世人愿意言说的总是那些似乎带着温情的美好，而沉淀于心底的，则是当初亲历地震灾害发生期间，心灵反复被洗礼、被触动时，关于生命、生存的诸多思索。至今，午夜梦回，清晰可辨的似乎只剩愈发低沉幽怨的羌笛之声。

进入川边之地，是在二十多年前的9月，自此，对边疆民族有了不可割舍的情怀。和地震灾区其他人一样，“5·12”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生活中、脑海里、睡梦中，似乎也只有地震羌区的一幕幕场景。2009年7月，本课题正式立项，到2012年2月，本课题提前一年通过结项评审。现在回想起来，其时埋头此课题研究的两年有半的时间里，变迁的不仅是地震灾区古羌民族宗教文化。在当今社会经济及民众信仰文化急剧演进的历史洪流中，个人境遇的变迁，事业发展重心的变化，以及人生中其他种种因缘，也不尽相同。在疲于奔波的仆仆风尘中，坚持沉思生命或追问学术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即使尽力介入羌区，所获得的关于边疆羌族宗教文化的研究也仅仅是个人感受性的粗浅领悟。

真正与地震羌区结缘，始于1999年夏季，在学校古朴的第二教学大楼一楼的教室里，“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研究报告”课题组，利用幻灯片向包括我在内的约四十多名师生，展示了他们在田野与考古基础上对羌族社会、宗教、历史、文化进行的调研与探索资料。那些布满锈迹的青铜器，造型独特的陶器，以及课题组成员在桃坪羌寨蹲点调查的经历，让人渴望去接近那个古老神秘的民族。于是，一年后的2000年5月，我带领1999级一群亦学亦友的人来到了桃坪羌寨。捧掬古羌圣水，轻抚羌碉片石，朝圣雪山神灵，围坐火塘、三角，在释比庄严的法事及神秘的图经中感受羌族宗教文化的神韵。

其后，每年，我都会找机会来到羌区。每次，当车行过都江堰，开始沿着岷江岸边险要的山道爬升时，身心都会愉悦起来。低沉的羊皮鼓点，神秘的释比经咒，多姿的乐舞祭歌……如深邃的叠溪海子一样，引发心灵深处最虔诚的膜拜。再往后，在恩师们的培养和帮助下，我逐步步入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大门，在道学氛围中，气象氤氲。

令人惊奇的是，传说源于古（黄）河、湟（水）、洮（水）、岷（江）一带的西戎牧羊人，自称“旧玛”、“旧麦”、“尔玛”或“尔麦”的羌人，在汉语中，竟然是意为“本地人”、“天之子”。^①再考据史料和专家研究，至少在公元前310年时，羌人就聚居在岷江上游的碉楼石室之中，而封建时代的中央王朝也会设立诸如“湍氐道”等专门管理少数民

^① 任乃强. 羌族源流探索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4: 2-3.

族事务的县级地方政权，从而确保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群处于生态共存的美好境况之中。

还有，直到现在被多数人视之为“壮夫坐而不耕，少女标梅而不字，土地荒辟，田园不治”^①的西部蛮荒边疆，却在一百一十五年以前就已经成为西方地理学家、传教士或旅行家们称颂和向往的人类文化乐园和理想精神殿堂。大量介绍岷江河谷自然风光及羌族宗教文化、信仰习俗、碉楼村寨、溜索廊桥等的图文资料风行欧洲。那时，他们在惊讶于羌族宗教文化的悠久和丰富时，幻想着即使面对新世纪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羌族宗教文化习俗也将与坚强的羌民族一样继续存在。^②然而，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纵然有坚持要充分考虑羌族宗教文化的主体性及边疆远古部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的声音，但在灾后系列重建的顶层设计中，岷江河谷宁静的文化生态环境被打破，藏羌碉楼突兀冷峻的棱角会被随意改变，通神的火塘、三角亦会被随意安置。

地震当初及灾后羌文化重建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对边疆古羌民族传统文化的忽视，国内资本确实缺少对羌族宗教文化及其遭遇的传承危机的深刻认识。正如六年后本书即将出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样：“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最慷慨的援助来自阿拉伯兄弟。”^③因此，虽然本课题四处主动求助，但以上诸多关于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的系列研究设想，还是轻易地被四川灾区的知名央企随意忽略。而本书的研究也只能是略涉羌族宗教文化的皮毛，诸多不足、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敬请方家雅士批评指正。

绪论，也许有远从端绪而论之意，抑或有絮絮叨叨而论之意。对于教育或科研的终极目的，西方大学曾有“由科技而达到修养”的箴言，我国传统文化亦有“由技至道”的训诫，因此，“当科学（学术）被看

①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55。

② 加曼，四川西部的羌族：被误称为“中国西部的犹太人”[J]，Monograph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Vo. IV, 1990。

③ <http://news.sohu.com/20140605/n400478090.shtml>。

作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途径时，它们却结出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丰硕果实”^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繁荣事关民族精神家园的共建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按照一般的科研成果或著述路数，绪论也应该交代本课题采取的研究方法、借鉴的学术理论等等。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学者以及国内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及宗教学等前贤在羌区的开拓性研究，为本课题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料。地震前后时期，本课题在羌区的调研使得该课题的研究有较为坚实的田野基础。除此之外，终因课题组水平有限，在方法或借鉴的学术理论上再无特别创新之处，所以也不占用篇幅罗列。

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宗旨，就是努力学术化地发现问题，因此，本课题也想始终坚持围绕“羌族宗教文化传承问题”而设。奈何本课题经费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实现在地震灾区的羌村设立羌族宗教文化田野调查点的设想。所以，课题组没有真正有效地按评审专家的期望，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震后羌区羌族宗教文化重建及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汶川地震灾区羌族宗教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内容也丰富，但长期以来，有关的研究还是缺乏系统性，以至于很多人不是很清楚羌族宗教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或规律。因此，在震后要想很好地传承羌族宗教文化，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什么是羌族宗教文化、羌族宗教文化的具体内容、羌族宗教文化传承的特点、羌族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及羌族宗教文化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只有先从理论上弄清楚了这些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才能有效地结合震后羌区文化传承和发展现实，为抢救、保护和传承羌族宗教文化提供文化策略。

万事万物，有端绪也必有终结。如今，世人关注的目光已经远离“5·12汶川地震”灾区。而作为人文社科青年课题研究者而言，结合专家们的意见，在结题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拙著，也算是对已经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及相关研究工作的一个交代。不管如何，都诚挚感谢一直以来提

^① 韩水法，批判的人文主义与大学观念 [A]，哲学门（第四卷第一册）[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5。

供帮助和指导的所有管理部门和师友。

在人类学领域，广泛流传着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在原始森林深处迷路的学者，突然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部族村寨，在与该部族首领的对话和短暂相处中，学者认为这样与世隔绝的生活实在是太孤单和不可想象了，于是就热心地提出自己愿意帮助该部族尽快与外界取得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联系，而部族首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位热心的学者，因为，部族首领认为仅仅是该学者无心闯入部落村寨的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给部族今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危机。其实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随时发生。但不管怎样，对边疆远古部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了解，正是“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自己”^①。

^①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8。

第一章 羌族宗教文化的渊源遗存

宗教文化是“（民族）古代风俗的贮藏库”。

——拉法格

对于诸如羌族这样的全民族都信仰某种原始宗教的部族而言^①，民族的独特性“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②，而各民族独特习俗的根源又“隐藏在这民族的信仰、迷信和理解之中”^③。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一般与民俗文化混杂融合，成为远古族群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在汶川地震灾后的文化恢复重建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羌族宗教文化，因为“对那些最近出现的宗教来说，除非我们去追踪它们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方式，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它。……（因为）最初的环节始终居于支配的地位”^④。因此，本课题在一开始就是设想首先将羌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基本内容作为首要的问题交代，此后，在弄清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尝试归纳总结羌族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传承特点及社会适应性问题，结合地震对羌族宗教文化的破坏，初步

① 爱弥儿·涂尔干指出判断某一族群是否拥有原始宗教，可依据两个条件：一是在部族最简单的时空中都随处可见它；二是不必借用任何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可对它做出解释。（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

②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6。

③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7。

④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4。

探讨在灾后文化重建和羌区社会治理中如何传承羌族宗教文化。

同时,羌族宗教文化如其他部族原始宗教文化一样,其形成、演化和传承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相应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遗存方式。因此,本课题没有按照一般的人文宗教论著那样系统区分羌族宗教文化的宗教思想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制度。实际上,无论是“5·12”汶川地震灾前还是灾后,岷江河谷遗存的羌族宗教文化及诸多原始信仰都非常复杂,本书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粗略探讨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及其传承问题,难免以偏概全,就权当以本书的一己之力为今后他人研究羌族宗教文化搜集保存若干资料。

关于羌区地震,典籍《汉书》记载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蜀郡岷山崩,雍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这是现今可查到的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最早的地震记载。此后,该地区的地震和地质运动频繁地见诸史料记载。因此,古羌族群自古就生活在一个地质活动频繁的边疆地带,而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造就了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多样性、社会适应性和发展的自主性。

千百年来,南下的游牧文化,北上的农耕文化沿着岷江河谷及辽阔的边疆地带不断反复交融,渐渐沉积,并与较早遗存于此的羌族宗教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因此,羌族宗教文化的源流应是多元混杂的。《礼记·王制》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并且,汉晋以来,羌族和汉地民族已经有了密切的宗教文化交流,地震羌区成为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农耕文化交融共存的内陆边疆地带。

虽然没有如藏族一样在神话传说和史诗中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先民,但多数认为羌、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和藏族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一直在高原繁衍生息的民族,四川西部与羌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卫藏、安多及康区的划分更多的是表明青藏高原文化的独特性、主体性及边疆地带的多元文化构成及共存状态。马长寿指出:“羌族之融合于汉族有三次。其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羌民入中原;其二,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其三,隋唐时期,秦陇地区羌族

汉化，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藏化。”^①

王明珂认为古羌人演变成为当代羌族经过三个步骤：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他们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较后代又因为有藏族的崛起，羌人成为汉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即族群的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继而，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氏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羌族文化或氐羌文化被建构成为边疆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在1969年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他们自己在文化交竞展演的过程中，创造了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型。^②

地震灾区羌族的祖先，是汉代活跃在西南地区的羌族各支系，与从河湟地区迁居到岷江上游的古羌支系部族的融合。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记述了羌人在南迁过程中逐步定居于岷江上游的事情。首领阿巴白构的大儿子定居于格溜（今茂县），二儿子定居于热兹（今松潘），三儿子定居于夸渣（今汶川县），四儿子定居于波洗（今理县薛城），五儿子定居于慈巴（今黑水县），六儿子定居于喀书（今汶川绵虬），七儿子定居于尾尼（今映秀），八儿子定居于罗和（今都江堰市），九儿子定居于巨达（今北川县）。而定居于茂县的长子和定居于北川的么子，繁衍了今天最大的羌族聚落，地震之前，茂县成为羌族人最大的聚居地，全县11万人口中有近10万人是羌族；北川则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地震前约有9万羌族人。

羌人汲取青藏高原文化营养，僻居岷江峡谷，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勤劳耕作。他们感恩大自然及人类历史的赐予，同时，其粗犷豪迈的性格注定其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族的压迫与奴役。司马光对羌人反抗东汉的历史曾作如下反思：

“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

① 马长寿：《氐与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

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仪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来去，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①

应该说，司马光的判断深谙羌民族性格及边疆部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心理，这不仅为震后灾区文化重建提供史料借鉴和思想文化指引，而且也为新时期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长期的思想指引。

第一节 羌族宗教文化与道教的文化渊源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劝导世人通过丹道炼养和心性修为而长生久世、了达生死，正所谓“太上垂教，悯诸众生，故立救拔之门，以济生死之路”^②。同时，“道家底养生思想，进一步便成为神仙思想。神仙是不死的人”^③。道教神仙信仰浓缩了中华民族远古先祖对生命不朽的渴求和对生命哲学的探索。而其理论源泉及仙道实践则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息息相关。

道教早期经典《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高上入国隐元内文经》记载，西南民族多“不死之教”、“不死之药”以及具有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胡老仙官”、“越老仙官”、“氐老仙官”和“羌老仙官”：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六）[M].

② 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J]. 道藏（第五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48.

③ 许地山，道教史[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46.

“西方尼维罗绿那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羌老之号。知其寿与日月同光，修行其道则致外国飞仙之官来卫兆身。”“歌其音以化羌老之人，令知其国有不死之教。如其国人皆行礼而诵咏其音者，是得三百年寿，无有中天之命。学者知外国地色，常吟咏修行，则致羌老仙官征兆之身。九年自然得游旬他罗之国，与羌老交言，飞行玄虚，游宴朔阴之庭也。”^①

“北方旬他罗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羌老之号。知者寿同七元之灵，修行其道则致外国仙官来朝。当以太岁本命八节之日，黑书六品之铭，入室北向，服之叩齿九通，吟咏六音六遍毕，瞑目安神定智，弃诸外想，思存北方无极无穷之境，洞达明朗，存羌老仙官无数，众来朝己。”^②

从上述道教早期经典的论述，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这些原始宗教文化理论、巫雒法术及神仙传说给道教成仙理论及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理论。对于信奉道法自然，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而言，西南氏羌族群原始宗教文化中诸多长生信仰、奇方妙药和神话传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闻一多直接认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

“道家思想必然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③

① 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 [J]. 道藏 (第三十四册)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11.

② 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 [J]. 道藏 (第三十四册)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12.

③ 闻一多. 道教的精神 [J]. 闻一多全集之一·神话与诗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6: 151.

向达也持类似观点：

“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氏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①

闻一多和向达的论断，不仅点明了羌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原始性，而且也点明了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早期道教思想的密切联系，也为我们在灾后重建和新时期边疆社会治理中，凸显边疆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增强国家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指引。

许地山指出：“神仙信仰底根源当起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② 18世纪休谟指出：“在1700年前左右，所有的人类都是多神教徒。”^③ 远古时代，生活在岷江上游及杂谷脑河沿岸的羌族人民，对自然现象的不解、对外界的迷茫以及对生老病死的恐惧，使他们把自己的福祉完全寄托于各种自然神力、宗教神灵的庇护。因此，羌族宗教信仰的神灵体系总体说来是零散繁杂，从天地日月、水火星辰到山川河流无所不包。总体来说，羌族原始宗教信仰尚停留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乃至某些图腾信仰阶段，其特点是万物有灵和多神信仰，而且各种神灵均无具体塑像，都以白石作为所崇祭的神灵的表征。在羌区，随处可见一块块白色的石英石，羌语称为“阿握尔”，此类白石必须是纯白、天然形成和未经打磨的，它们是羌人信奉的神灵。在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旁，田间地头，山顶上，神树林里……不同村寨、不同地点的白石头，代表着羌族宗教文化中的种种神灵。对此，陶然士指出在羌族原始宗教文化思维中，“神性是一个整体，不容对此抱怀疑态度。神还被视作三位一体。对这种宗教概念的准确特性，难以下界说。但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信念，在屋里较高的墙上立有三块白石头，在某些神龛和庙宇立有三块白石头，也许还根据他们的崇拜理由，在它们两者后面各设三个祭

① 向达. 南诏史略论 [J].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北京：三联书店，1957：175.

② 许地山. 道教史 [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46.

③ 大卫·休谟. 宗教的自然史 [M]. 徐晓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坛。他们有一间空荡、简陋的祭祀房，那是一间真正的神殿，尽管不含有（神殿）这个词华美和现世的意味。那里就安置着白石神。神庙就建在灌木丛或矮树丛中，有时就在附近，有时一英里左右，有时却得到山顶上”^①。三位一体的思维似乎表明边疆羌区远古部族与汉地民族一样，认为神灵可以在天、地、人三才之间贯通。

借助千百年来相传的部族传说，白石在羌族宗教文化体系中逐渐成为诸神的显要象征。其中最重要的传说是，羌族的祖先在向岷江上游迁徙时，曾遭到魔兵的围追。在羌人祖先万分危急的时刻，羌族始祖神木姐珠从天上投下了三块白石。白石落地后即变成三座大雪山，挡住了魔兵的追击道路，使羌族人得以安全脱险。因为白石是羌族先祖的救星，自然受到膜拜。

同时，在古羌人原始的宇宙观中，认为神灵是居住在天庭上的，而在自然界中，羌人观察到高山离天庭最近，因此，雪山被想象为是通向天庭的梯子和关口，神灵下凡上天均须经过高山。因此，山或者高山在古羌原始宗教思维里是神圣的，高山成为凝聚古羌部族和康区地方文化记忆的所在。于是，对神山的崇拜与祭祀就成为羌族宗教文化以及其信仰习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古羌族人以高山台地为村寨聚落所在。在部族传说中，尊为羌族首领的西王母，就居住在昆仑仙山之上。《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②高山、大石、白雪以及神仙、灵异、长生等等概念借助部族神话及创世传说紧紧相连。

因此，可以说，白石就是古羌人原始而抽象的宗教神性观念的具象表达。将杂而多神的宗教观念以具体的白石直接象征，这与道教将杂而

① 陶然士. 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西部的土著居民 [M]. 陈斯惠, 译. 成都美国圣经会, 1920; 汶川县档案馆 1982 年印汉文本。

② 周明初. 山海经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173.